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五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illegible]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五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音譬坊音防與平聲辟讀爲譬坊與防同

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爲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

長上聲

分去聲

覬音冀 覦音俞 塞入聲

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口簟反○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恣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爲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

乘去聲

好去聲

也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

乘去聲註中同

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樂音洛幾上聲○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

行去聲

亡故寧爲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

乘去聲

乘其采地其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

別必列反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相去聲盍音渴○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

惡去聲 遠去聲

君也詩逸詩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盍旦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書求所不當求者人尚且惡之況人臣而求犯其上乎不同車遠害也纂弒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

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袵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號平聲○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

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爲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皆死忘生之意也○疏曰尉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亡謂身爲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存在國内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内存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偝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偝棄

令平聲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禹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賤祿賤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能而不吝於所當與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言

行去聲之不作則爲之也難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言行之相顧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去聲○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長上聲己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爲卦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之訛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徒洛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爲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於音烏乎音呼○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泰誓周書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

見音現

說命篇讙今周書無逸篇作雍讙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也此務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叚叚引證如此齊同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亦通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瘉音庾○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之貌瘉病

也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衣去聲。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爲忝祖也別必列反子云父毋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曲禮

樂待洛反

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爲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爲去聲爲尸爲主二爲字並

方氏曰爲親之死故爲尸以象其生爲神之亡故爲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

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食音嗣○籩豆簠簋鉶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非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爲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賔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醍音體○承奉事之也醴齊醍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賔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賔是衆賔飲一也長上聲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子云賔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

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斂上聲壙上聲○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見音現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魯盧

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爲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長上聲

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爲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惟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傳十貳圍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爲貳也

傳去聲

喪父

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

遺去聲

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穫户郭反菑音緇畬音余○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利矣無辭無辭讓之節也行情直行己情也禮略而利行民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己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而貪利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穧才

又反○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東爲把者穧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不同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蔓

蒲菜也菲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意謂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此引以爲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知親其上（并去聲）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爲偕老也（長上聲）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

獻去聲　治平聲

獻其身取去聲從茲亏反○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横從其畝言從横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別必列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上聲○厚別

大音泰　取去聲

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大子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音穆○

異去聲

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鄭云其國未聞○疏氏曰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爲弒君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見音現辟音避遠去聲○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鄭云此句似不足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

見音現

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遠去聲○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音現○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

曰無逮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六

表記第三十二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見形甸反威不言而信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應氏曰歸乎之嘆聖人周流不遇覩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爲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爲去聲　處上聲中去聲　見音現

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馬氏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也蓋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顯矣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裼襲見曲禮○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爲

處上聲　行去聲　上聲　去聲

裼不以裼衣而因爲襲蓋飾文既辨亦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馬氏曰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也○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所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仕鑑反○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强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强安肆所

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曰偷○應氏曰僾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僾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之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僾偷皆反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見音現○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治蒙必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際當慎

告古毒反

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贄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踈也

鶩音木　易音異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爲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

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好惡並去聲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知去聲

惡好並去聲強上聲

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強仁之事也若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強上聲○呂氏曰安仁利仁強仁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

渾後衮反 斷丁亂反

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
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其仁
可知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凡人之道
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道
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
為無失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
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石梁王氏
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
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
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

詒厥之詒與字去聲

我後終身之仁也 憯七感反怛多入反强上聲數上聲○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蓋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中心憯怛惻隱之端也故爲愛人之仁率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强行之此爲求仁之事資仁取諸人以爲善也即上文强仁之意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爲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會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爲數世之仁蓋中心憯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强資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

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度待洛反○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行去聲鄉去聲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今吉甫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雅車舝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此兩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

好去聲

可以全責此又總叙而勸勉之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待多言而可辯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爲仁而亦行仁之資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篇○石梁王氏曰信近情當爲情近信

間去聲　易去聲鮮上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

行去聲

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巳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移讀爲穪尺正反○呂氏曰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惟不制乎巳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穪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巳○應氏曰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趨

向之專壹也縱有解怠而欲爲惡者獨不是愧于人而畏于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

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行去聲○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有其德行以實之也德謂得之於已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鶘也俗名

見音現

稱去聲 盛平聲

淘河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

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與平聲

藟力水反施音異○役猶爲也得之不得即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也藟似葛枝曰條幹曰枚嚴氏云是葛也藟也乃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亳覬倖之心則邪矣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

樂音洛易去聲

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應氏曰數章之內自恭敬禮儉近仁信近情之後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曰自卑而尊人又曰自卑而民敬尊之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又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行去聲○

諡以尊名爲美諡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爲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爲周之始祖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邅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處上聲　分去聲）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

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强平聲說音悅樂音洛○呂氏曰强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母荒則有教矣威莊强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强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有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難去聲與上聲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下無

易音異

能賊其無能之子也○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遠去聲惷

辟入聲

尸容反喬音驕施去聲○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惷愚驕傲鄙野質朴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其敝故以敬畏爲道以事神之道率民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由生也故曰尊而不親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尊上鬼神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見其然故尊禮以矯後禮之失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時之近人而忠其賞罰亦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亦如夏世之親而不尊其後民皆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言之不怍賊害而蔽於理皆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

○應氏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

有所蔽夏之道惟思盡心於民惟恐人之有所不正不得不重其文告之命遠神近人後威先祿皆其忠實之過而狥於近也近則失之玩故商矯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情不相接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物也遠則失於亢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狥人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其蔽又有甚者焉凡此非特見風氣既開而澆漓之日異抑亦至德之不復見而已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

亢去聲　復扶又反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強上聲○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

斂去聲

復扶又反

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言夏之民未厭
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强民言殷民不服
而成王周公化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
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窮極也
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勝音升下勝去聲○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

要平聲　契入聲　契如字　與為並去聲

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宮室棺槨書契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周於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寬裕有容而容之中有辨焉○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也生死無所私而心乎斯民真若父母之於子親而尊至惠而能散猶元氣之運以

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其君子化之皆爲全德尊　長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貴輕實不敢狥一已之私欲恥貴用者儉於自奉也輕財實者薄於言利也自庇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幾平聲下同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已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畎畝幡然之

藉慈夜反

兌音悅　燕平聲

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照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光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君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朝音潮

不家食吉大畜之彖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當食祿於朝以有爲於天下而不食於家則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呂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爲祿賞人臣事君洛效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

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開去聲分去聲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謂趨乎汗下如曰吾君不能如曰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君爲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達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者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

長上聲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

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譋音諂○日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譋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也○方氏曰所謂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應氏曰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石梁王氏曰子曰事君欲諫遠而諫則諂非孔子之言

爲分並去聲

朝音潮

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本謂遐遠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以其相去遐遠而故不得共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何日而忘之乎此記者借以爲喻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

語去聲

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遠去聲○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爲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膰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陳去聲 強上聲 分去聲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上

聲要平聲○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音避難去聲○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

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遽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爲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好去聲勿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于人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嚴氏云鶉之奔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鵲之彊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爲小君乎○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

義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叙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于君者命合乎理義爲順天命不合則爲逆天命順則爲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爲臣者雖令不從矣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去聲○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告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

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餤音炎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說讀為稅舍息也。譽平聲衣去聲食音飼說音稅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國風

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令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呂氏曰有求而無不如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菑音災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呂氏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為利亦欺人之不見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以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窬也○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鮮上聲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不相襲說見曲禮○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爲冬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云大鄉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示音祇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蓋互相牴牾未有定說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

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太卜又凡事涖卜又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召音邵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齊音咨盛音成○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外剛內柔見曲禮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易去聲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于今明其祿及子孫也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守去聲○龜策之爲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卜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處他故也太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

大音泰　傳去聲　處上聲

長上聲註中同　朝音潮

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䟽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

禮記集說卷之三十六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七

緇衣第三十三

好去聲下同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去聲○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惡去聲愿音願○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呂氏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

數去聲

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夫音扶孫去聲○遯謂逃遯苟免也○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石梁王氏曰敓論

語爲此言意便不足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惡俱去聲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

朝音潮　節音截

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于民而天下皆法式之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長上聲說音悅梏音覺行去聲○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毋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好惡俱去聲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綍音弗行去聲諐音愆○綸綬也疏云綸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諐過也○呂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言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爲可繼之道也弗行可行之行並如字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行去聲話胡快反於音烏○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爲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而愼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熈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以爲謹言行之證○呂氏曰進取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爲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

行去聲

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長上聲從七維反○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音告○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

好惡並去聲　分去聲

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反○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行去聲癉丁但反共音恭○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

長上聲好惡並去聲

意卒盡也瘨詩作癉病也假上帝以言幽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卬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共爲王之卬病耳板詩言君道之失巧言詩言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從爲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爲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爲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愼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爲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

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也此之謂褻刑而輕爵）當去聲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

好惡俱去聲間去聲

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比毗志反葉失涉反○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子曰

遠去聲錯去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徃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兼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

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夫音扶易去聲閉讀爲蔽○小人民也溺爲其所溺也水爲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己費則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不可以理諭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其所褻故曰君子不可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

中去聲說音悅

相去聲

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省上聲兌音悅逭乎亂反吉音告先舊本作天今從書○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逭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

見音現節入聲

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好去聲雅音牙資與咨同○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

爲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爲定乃讀資爲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屬入聲好惡去聲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行去聲○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吾
或否也君陳書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
度入聲
衆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
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呂氏曰
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
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
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
識去聲
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
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
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
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
略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
詩云君子好仇
好去聲正如字鄉去聲惡烏
路反好如字○舊讀正為匹

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蓋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心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子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引以證同道之朋

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以嚴不在貧賤富貴也○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

好惡並去聲下同

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絕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行如字○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射音亦○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軾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衣然

行去聲

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寡舊讀爲顧今如字周音割田音申觀音勸○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爲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爲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

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

要平聲

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

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

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

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

數入聲　復扶又反　兊音說

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偵音貞○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爲巫爲醫此言爲卜筮乃是求吉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應氏曰引兊命有誤當依今書文○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

使爲並去聲　斂去聲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竟音境辟音避朝音潮○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爲驚衆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鄉去聲○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及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

要平聲 散上聲 見音現

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若掩其袒而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絰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巳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相去聲○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奔喪者

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絰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但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

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

禮於又哭不括髮父喪襲絰于序東此言襲免絰于序東即加免輕於

[免音問 適入聲]

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婦人奔喪升自

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

拾踊髽側瓜反拾其劫反○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

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髽說見小記東髽髽於東序不髽

[見音現 更平聲]

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

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

相去聲

適音的

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冠平聲○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

斂去聲數上聲期音基

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旣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爲去聲免音問○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

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二袒衍文

〇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爲之襲

也又按上文爲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篇首言此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見形句反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

著入聲殺色介反

要平聲

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

與之哭不踊遂除句○袒經者袒而襲襲一服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

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出臨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

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功小功

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絰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

異者免麻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

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

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

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

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爲位而哭其餘不得爲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爲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爲私事爲私之爲去聲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幷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歸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

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

差楚宜反爲使並去聲

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爲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爲使而出也與諸侯爲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爲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㧗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illegible]

長上聲 從去聲

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兄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爲位麻者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喪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

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音笄斯色買反扱音插乾音于飲去聲食音嗣○雞斯讀爲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

去上聲

飲食去聲

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懣謨本反○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殷上聲壞音怪辟婢尺反○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其

離去聲

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上上聲喪去聲復扶又反○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

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愾苦代反壙上聲枕去聲○此言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怳惚也愾猶嘆恨也勤謂憂苦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

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斷丁亂反○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免音問傴於縷反跛補火反○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胷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爲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

爲去當去上聲著入聲

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爲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不能加踈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亦爲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毋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

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爲去聲苴七余反麤力毋反辟音避處去聲遽其慮反○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爲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

禮記集說卷之三十七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八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去聲○有屬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没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没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之期是重故云期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厭于甲反爲去聲期平聲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

齊音咨衰七雷反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

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君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

著直略反

同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絰期之絰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

衰七雷反

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絰期之葛絰也故去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

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免音問爲去聲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斷音短○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

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吐外反○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著直畧反免音問爲去聲要平聲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

見音現　爲去聲　遠去聲

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者遠嫌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

適音的 爲去聲 著直略反

適婦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
喪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鄭氏曰士
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
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
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疏曰
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
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公爲卿大夫錫衰
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
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

衰七雷反 著直略反 爲衣去聲 臨去聲 治平聲

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經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經其上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稅音脫○見人往見於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如字罪重

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問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問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見音現○斬衰服苴苴絰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爲苴絰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於外也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

從七容反

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舉者蓋亦變其常度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豈反○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上聲○唯應辭也不對不荅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

間去聲

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
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
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與去聲食音嗣○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父母之喪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
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中如
字○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爲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疏曰

孝子不忍發初御醲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稅音脫芐音下○倚廬堊室見喪大記芐蒲之可爲席者但翦頭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音主○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拄之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屏者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

各有義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煑治其絲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若用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

治平聲下同

縷以織矣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縓七眷反緣去聲要平聲○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䋲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

重平聲合入聲

爲去聲 要平聲 著直略反 緣去聲 間去聲

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要經葛經也縓緣見檀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則踰日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

齊音咨衰七雷反著直略反要平聲

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特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

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疏言期之葛絰期之葛帶謂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葛帶也○又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餞尸章註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

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持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

別必列反　數上聲間去聲空去聲

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稱去聲創平聲斷丁亂反○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踈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踈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斬莫乆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

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號平聲蹢直亦反躅直六反踟音馳躕音廚啁音周噍音秋知去聲○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

爲去聲

而不亂乎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疢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不如鳥獸爲無禮也無禮則亂矣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至者跂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若矣壹使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其飾羣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

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加隆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

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殺色介反

閒平聲○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閒故云期九月以為閒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也達論語作通

深衣第三十九

純音準　著入聲　緣去聲　屬音燭下同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見音現要平聲縫去聲○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爲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爲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是也但不得繼揜尺耳○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

著直略反　齊音咨　要平聲

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也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爲半之也玉藻云縫齊倍要是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袼音各詘音屈厭於甲反髀音俾○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

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當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然此不言帶之制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皆言朝祭服之帶也朱子于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文但禪複異耳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袷音

胡課胡冄反齊音咨○袷交領也衣領
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
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故規
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
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
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巳施故聖
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
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
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疏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
以爲容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

纚以方其義解抱方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也纚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爲文介胄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爲武端冕不可以爲武介胄不可以爲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脩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爲文矣介胄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爲武矣雖可爲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

迎去聲

處上聲

相去聲 治平聲 廣去聲 見音現

禮而爲擯相而已雖可爲武非若介冑可以臨衝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爲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

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大音泰純音準繢音會緣去聲廣去聲○繢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見既夕禮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

盛平聲

從奉上聲哨七笑反樂音岳○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材不

傳去聲

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方氏曰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度待洛反壺句○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

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比毗志反飲去聲○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

爲之爲之並去聲更平聲

亦不爲之釋筭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爲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大音泰

間去聲○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

數色角反　長上聲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

更平聲

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其切反。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矣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數上聲純音全奇居衣反。疏曰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以奇筭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

令平聲下同 奇音畸

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觶音至

飲去聲養去聲○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爲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爲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

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樂音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爲樂也洛一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曰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

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扶音膚長去聲去上聲○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見形甸反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幠音呼敖音傲冠去聲使如字○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今從屬音燭

之○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
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
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幠亦敖也偝立
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
常例罰爵也○疏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
之盈滿而浮泛也庭長即司正也冠士外人
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
爲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
羞者也 鼓○□○○□□○□○○□半○□
○□○○○□□○□○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
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半

○□○○□○○○○□○□○薛鼓○□
○○○○□○□○□○○○□○□○○
□○半○□○□○○○○□○鄭氏曰圜者擊鼙方
者擊鼓。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
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
爲投壺周全
鼓節爲射禮

之二十八

與平聲　少去聲長上聲　禪音丹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衣冠俱去聲○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謂肘掖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覩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

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故謂之章甫耳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數上聲更平聲

強上聲○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

卒七沒反　相去聲　賈音價　從七容反

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易去聲 粥音燭○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 皆中之中去聲 動作愼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愼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敢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 處上聲註中同

易去聲註中同

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音齋難行俱去聲○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有待有爲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

者遠者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玆四反畜許六反見音現○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譽悠同　見音現　難乃旦反勝平聲爲當皆去聲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反斷音短○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譽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獸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

處上聲 數上聲 好去聲

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為甚也殆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溽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

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者差楚宜反

儒有一畝之宮環

著音着

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窬音豆○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爲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篳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爲戶也甕牖者總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信音申思去聲○稽法式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

中去聲　否部鄙反　塞先則反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

離去聲

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違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況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音避達之句援平聲○疏曰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曰程筭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累上聲

儒有聞善以相

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早○翹與

行去聲　處上聲

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爲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爲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

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愼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强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刓方以爲圓也算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言人君好去聲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度待洛反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

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行去聲○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爲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進不同而退

處上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去聲○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

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詘音屈慁胡困反累去聲妄如字句絕詬呼偷反○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行去聲下同)而爲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爲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首意重(重平聲)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爲(爲去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播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

諸侯皆十二○吕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

古者冠禮筮

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吕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夫音扶○方氏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然筮而不卜何哉蓋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下之事始爲小終爲大冠爲禮之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事也故止用筮焉至於喪祭之慎終則所謂大事也故於是乎用卜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吕氏曰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

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適丁歷反下同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斯言盡之矣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

齊音齋

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

長上聲少去聲
親迎之迎去聲下迎如字朝音潮

也行去聲○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昏義第四十四

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天下之

易去聲

情不合則一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十
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
而不苟也昏禮者
其受責之義乎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
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
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
昏禮也方氏曰納采者納鴈以爲采擇之禮
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
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
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
我而名只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
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貴鬼

大音泰

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迎先俱去聲巹音謹酳以刃反

○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朱子曰

奇居宜反

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方氏曰筵几於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

大體也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見音現笲音煩段丁亂反○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笲之爲器似筥以竹或葦爲之衣

衣去聲盛平聲

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栖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並席于奧東面南

更平聲　見音現

上饌亦如之此明其爲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註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姑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爲

冠去聲

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石梁王氏曰此皆爲冢婦也今按此一節難曉儀禮圖亦不詳明闕之以俟知者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當委俱去聲積音恣藏去聲○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兹其別歟

別必列反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夫聲芼音冒○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爲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敎之之數上聲下數如字治平聲

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敎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敎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敎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方氏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宮而后言六官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是故男敎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

去上聲 背音佩

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敎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適音責見音現爲去聲○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

爲去聲下同

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爲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也天下爲之服齊衰父母爲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爲之服者報其義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卿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但此禮

索所白反 屬音燭

長上聲

畧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

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觶音志遠去聲○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升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共音恭○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

冠去聲　長上聲

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僎音遵○贊皇浩齋曰立賓以象天所以尊之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衆賓之長也其以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星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理或然也**讓之三也象月之**

饌扶八反

三日而成魄也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爲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理或然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

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爲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通明也

夫音扶　易去聲

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長上聲　分去聲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

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又反啐取內反爲去聲○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爵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觶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

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孝當作教。○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井

屬音燭

賓興賢能之飲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殺色介反

別以列反省音眚○疏曰主人既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方氏曰主酌賓爲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

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間去聲樂音洛○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更平聲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

卷上聲 後扶又反 相去聲 樂音洛

儀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特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坐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說音脫莫音暮○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坐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治平聲　樂音洛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總結上文五事之目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爲三大辰正義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

大辰者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爾雅房心尾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教所出也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大平聲

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於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之流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爲利勝之爲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浩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善

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爲左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爲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愁音揫○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

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賓欲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而而立而坐賓亦

聞去聲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門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九

禮記集說卷之三十

射義第四十六

疏曰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二人黄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中去聲　長上聲

故射者進退周

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

矣

中去聲○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一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安

比去聲　夫音扶　爲去聲

辟聲 分去聲 行去聲 正音征 鵠音谷

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

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爲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貍首在騶虞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吕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乘去聲

好去聲樂音洛下同　共音供　與去聲

子之射以是爲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狸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皆狸首詩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爲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音朔行去聲○疏曰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

傳去聲　好去聲

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微三不適謂之絀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傳去聲　處上聲　安樂音洛

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獻皆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此藝者又諸侯所以自爲正身安國之具也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八句貍首篇文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復扶又反

者半入者半矍音钁相去聲賁音奮與去聲○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爲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人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不音否○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

好去聲

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舉觶曰幼壯而
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
同其頽靡而守死善道者不言今此衆人之
中有如此樣人否當在此賓位
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序點又揚觶
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
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旄音耄廑音僅○八
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
違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廑有存者蓋去者多
而留者寡矣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
則無此惡者自入裘點之揚觶但舉善者而
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裘之射之爲言者繹
言尚疏點之言則愈密矣
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

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
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
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
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
則不得爲諸侯舍去聲鵠工毒反中去聲○繹己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
在也射己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然也舍止
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之類○
鄭氏曰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
有讓也又司裘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
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
著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

著入聲

四百八

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呂氏曰張皮侯而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即學宮也進爵絀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

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音石飯聲食音嗣○

（分去聲）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得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中去聲）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與去聲）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飲去聲）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觶音至）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

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以飲則射畢矣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註爲句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

曰鵠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爵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己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燕義第四十七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別必列反　朝音潮

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取內反卒子忽反正音征○庶子卿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脩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旣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

大旨 恭

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藝而爲之進退焉○疏曰庶者衆也適子與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作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鄉去聲適音敵○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爲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

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爲去聲○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爲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偪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爲賓無所嫌疑也○方氏曰旣曰爲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

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稽上聲○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

復扶又反　爲去聲　分去聲下同

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

爲去聲下同

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爲大

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

差楚宜反

聘義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朝音潮

放上聲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爲序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

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巳巳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後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差楚宜反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

則不相侵陵竟音境勞去聲○郊勞勞之于
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
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
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貺之義也卿爲上擯大
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
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
臣之義也餼許旣反還音旋食音嗣○卿主
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
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
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己禮
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私以己禮物
覿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
饔餼者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
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爲信
主君旣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
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

朝音潮下同

紡紡今之綃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擯有三者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爲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曰大夫爲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擯之事故曰士爲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

相去聲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

比去聲　好去聲　數音朔使去聲　食音嗣　勝平聲

爲正之具也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耻於相下而耻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爲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

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使去聲

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猶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遠去聲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

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積子賜反乘去聲○出旣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飧客於舍謂致饔餼於賓之館一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稾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

食音嗣 鶩音木

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殺色介反下同）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爲有禮以制之故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

（莫音暮上齊側皆反下齊如字解居隘反）

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
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
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
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
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
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
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
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

長上聲見音現

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乾音干長上聲○吕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觧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義禮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爲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覿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

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劌如衛反隊音墜詘音屈孚如字尹如字○鄭氏曰碈石似玉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

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
當作允孚允皆信也○疏曰圭璋特達謂行
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
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
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爲物也
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爲仁能剛則兼而不
威所以爲義能抑則垂之如隊所以爲禮能
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所以爲樂能
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爲智能彰則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所以爲忠孚尹於中旁達於外所
以爲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
爲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爲天精神見于
山川所以爲地圭璋特達所以爲德天下莫
不貴之所以爲道凡此皆精而爲天道也七
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
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
五德則始於溫夔教冑子以四德亦始於溫
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

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黄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

側皆反　朝音潮　追音堆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

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訾音紫喪如字○體殺色介反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

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爲去聲著入聲）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門內主恩故常揜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絕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爲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耳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

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三日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

齊衰音咨催期音基

爲去聲下同　傳去聲　少去聲

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音贍傴其縷反○疏曰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叙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爲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

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免音問秃者無髮女秃不髽故男子秃亦不免也袒者露髆傴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爲親也此云五日七日爲君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殺去聲○自三日不怠以至於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故曰恩之殺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歆闇謂廬也廬用梁者所以柱楣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

不文者謂臣下也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說見間傳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玆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

治平聲斂去聲

弟上去聲下如字

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一説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内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故也

禮記集説卷之三十

漢皐周氏書樓[illegible]藏籍

